

40年同行·我与《邵阳日报》有奖征文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

《邵阳日报》帮我打开文学殿堂的门

罗建云

不知不觉,与《邵阳日报》相识相伴已经四十年。

记得《邵阳日报》创刊时,我才八岁,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家里穷,订不起报纸。邻居叔叔家有订阅,看到飘满墨香的《邵阳日报》,我很兴奋,会借来看上面的每一篇文章。叔叔指着报纸上的文章跟我讲,如果哪天我写的文章能荣登《邵阳日报》,说明我是真正的“才子”。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默默记下了,并为之奋斗。

读初中时,我加入文学社,老师鼓励我们投稿。我便向《邵阳日报》投稿,至今清晰记得编辑部地址是樟树垅。不知投了多少回,不知失败多少回。总之,直到高一,有天收到《邵阳日报》来信,打开一看,报纸上竟然刊登了我写的文章——《把今天留住》。虽然只有区区百来字,着实让我高兴好几天。我把每个字都认真地看了又看,想看看编辑老师修改的文章与自己写的文章究竟有什么区别。

受此鼓励,我也向其他报刊投稿。到高中毕业时,文章又在《三湘都市报》《校园与家庭》发表了。只是复读两载,仍未考上大学,便有不少人说我闲话:读书去写什么文章、投什么稿,分散精力,不务正业,考不上大学,跳不出农门,以后怎么办呀?

我也怀疑过自己,但人生没有假设。1998年,我不得不告别故土,背起行囊,南下打工。起初,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我只好在羊城的大街小巷流浪。看《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上有编辑部地址,我便趴在路边的石板上写文章,然后去邮局投稿。意外的是,没多久,我的文章竟然出现在这些报纸上,还收到一张张稿费单。只是那时取稿费要有广州户口,我没有,也无人愿意帮我代领。没办法,为了活着,我只好去找工作。从流水线员工开始,做到外企高管,工资从区区一两百元上升至月薪两三千元。要知道,在本世纪初,纵使广州、深圳、东莞,房子一个平方也只要一两千元。而我,一个月工资可以买一两个平方,能说不高吗?

随着经济条件好转,我又继续写作,也关注家乡报纸的发展。记得2000年回乡过年,在邵阳火车站发现报刊亭里有《邵阳晚报》,我才知道《邵阳日报》已经创办了子报,特意买了一份带去广州。到工厂没多久,我便写了一篇文章《带份晚报去打工》投往《邵阳晚报》,不出意外,刊登了,还收到编辑老师饱含深情的亲笔信,让我备受鼓舞。

时间指向2007年,我辞去外企

高管的职位,开始创业。也许是把握住了时机,也许是经营有方,总之,我的公司与工厂至今经营不错,在出版与印刷领域小有虚名,是中国出版协会会员单位和政府定点采购单位。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依旧喜欢写作,坚持写作,至今已在《工人日报》《中国新闻》《北京晚报》等全国几百种报刊频频发表文章。很多人以为我是职业作家,其实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偶尔向《邵阳日报》投稿,相继刊发《探访大山深处养蜂人》《心有阳光,一定灿烂》等文章。

看到“40年同行·我与《邵阳日报》”征文活动信息,我才发现《邵阳日报》已到不惑之年,而我也将至知命之年。遥想当年那个悄悄向《邵阳日报》投稿的小伙子,如今已为人之父,还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民进全国新闻宣传特约通讯员,出版了散文集《人生四十年》和《阳光灿烂的日子》。

应该讲我已进入文学的殿堂,而那个帮我打开文学大门的人,便是《邵阳日报》。如果当初没有发表那篇豆腐块,没有受到鼓舞与支持,我不会在文学之路走这么远,走这么久,更不会取得现在的成就。

(罗建云,隆回人,东莞市潇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潇湘文化》主编)

归来仍是少年

欧阳一冰

那是1999年8月,新邵县委党校办了一届新闻写作短期培训班。我当时在一座中型水库工作,虽参加工作不久,也有幸被单位派往学习。记得培训班的老师主要是邵阳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印象中有肖祥海、邱刃、罗础、李定明、卢学义、高建柏等。

这次培训十余天,也许老师对来自全县各单位参加培训的学员没什么印象,学员却对老师的授课记忆犹新。碰巧,我高中同学唐雄伟那时在邵阳日报社经济部当记者,而罗础老师恰好时任经济部主任。那年初冬,老同学唐雄伟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冬修水利的稿子送到报社来。老同学看后带我拜访了罗础老师。罗础老师认真仔细地看了我写的稿子,说写得还行,也指出了几处要修改的地方。“新闻写作贵在持之以恒……”罗础老师边说,边找出一本他的新闻选集《东方欲晓山村闹》递给我,勉励我继续紧密联系实际,勤写新闻稿件。

当得知我酷爱邱刃老师的小说《乱世黄金案》时,罗础老师又和唐雄伟同学带我到报社副刊部拜访了邱刃老师。邱刃老师知道来意后,笑

眯眯地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乱世黄金案》,挥毫题写“睁开双眼看世界,放手大胆写文章”富有哲理的警句赠送给我,勉励我忙里偷闲写些文艺副刊稿子。

从那以后,我坚持阅读《邵阳日报》并积极写稿,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农业农村水利建设方面的新闻报道和文艺副刊稿子,得到单位领导的赞许。由于工作成绩出色,特别是在《邵阳日报》发表的稿子较有影响,2005年促使我走上了领导岗位。

2021年10月24日,罗础老师带领骑游宣传美丽乡村团队,到修缮一新的白云岩景区参观采访。罗础老师虽退休多年,但身体素质特好,骑了将近三十公里的自行车,顾不上休息又攀登了白云岩景区。我们师生俩一边欣赏寺院的对联、沿途的风景,一边探讨文化和旅游如何结合的有关问题。

罗础老师退休以来仍然笔耕不辍,带领团队骑友每骑游一个美丽乡村或一处风景名胜区,都会图文并茂采写发表一篇游记。两天后,他在公众号发出《白云岩名胜风景区游记》。这篇游记不仅记叙了白云岩

景区的人文历史与独特的自然景观,还就文旅融合发展谈了独到的见解,谋思深远,给人启迪与教益。

我调到白水洞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工作后,由于工作较忙,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向《邵阳日报》写稿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罗础老师阅读《邵阳日报》时,发现我的见报稿少了。“五一”前夕,我打电话向罗础老师致以节日问好。他鼓励我说:“你具有旅游、工程技术等多方面知识与才能,社会阅历丰富,又有新闻写作的功底……”接着,他话题一转,直言不讳地说:“你是因给《邵阳日报》写稿一步一个脚印走上领导岗位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你完全可以结合风景名胜区的实际多写振兴乡村发展旅游的稿子。千万不能当了‘官’,缴了‘枪’啊。”罗础老师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

二十多年来,感恩邵阳日报社编辑老师的谆谆教诲,感恩《邵阳日报》给了我成长进步的“平台”。她像一盏灯,照亮我前进的道路,激起我继续写作的信心与劲头!归来,我仍是少年!

(欧阳一冰,任职于新邵县白水洞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乡土视野

相思水泡李

周志辉

老家的屋后,曾有几棵李树。树上结的“水泡李”虽个头小,但皮薄肉脆,吃起来甜甜的,略带一点酸味,是我们孩提时代难得的美食。这些树,是我从姑妈家移栽过来的。缘由,说来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桃木李果,端午松壳。”老家有出嫁的女孩端午节回娘家“送端午”的习俗。我清晰记得,姑妈每次回来送端午时,总会背着一个大背篓。上方竖插着两把新蒲扇,里面装满副食品、猪肉、粽子和水泡李等。见有人来,就递上两个粽子,抓上一大把水泡李。结果到吃中饭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一个个牙齿酸得连饭菜都不敢嚼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们边“吃香的喝辣的”,边调侃我们。

“走,今天去你姑妈家那边扯猪草去!”一天,有伙伴提议。

在院子里几个伙伴的劝说和怂恿下,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十余里山路外的姑妈家的水泡李。那时物资较匮乏,我们都还小,嘴较馋,自然禁不起诱惑。怕被人发现,他们在去偷之前还“演练”了许久。结果,人刚爬上树,就被姑妈家的狗发现了。

“你们过来了,怎么不先进屋?”姑妈闻声出来,见是我,马上喊住姑父别去追其他人了,说是一场误会。要他快喝住狗并将其赶开,以免吓着娘家人。姑妈要他们尽可能多摘点,带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吃。姑妈还说姑父一直是“马不咬人生相丑”,嗓门也大,今天肯定吓到了我们。姑父说,要大家看在姑妈的情面上,千万别放到心里去,喜欢吃水泡李的话,随时过来……姑妈家的李树虽不高,但都生长在断崖边,万一失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从小就听说,姑妈曾是个苦命人。她年少时,我奶奶就因病走了。

樟树垅茶座

养花随笔

熊美霞

林语堂曾说:“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一个人时,坐在阳台边,晒太阳,听窗外的鸟鸣,看看书,摆弄着我的花草,感觉这个世界独属于我自己。

阳台不宽,已经被我的花花草草挤得水泄不通。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观察我的花草们,看它们是否长虫了,是否冒新芽了,是否打花苞了。我会为了它们发新芽而雀跃,为它们开花而沉醉。上班回来,打开门就直奔阳台,它们就好像一群被我溺爱的孩子。养花成为我的习惯、爱好和生活方式,我的几处居所,处处都有了花的倩影。东坡居士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那我就是“居不可无花”了。

我养花草极杂。周敦颐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尽管它们性情不同,态势各异,但各有千秋:才种下的朱顶红开始调皮地吐出它们绿色的舌头,窥探这个世界;三株爱攀爬的铁线莲,不挑土壤也不挑花盆,从小小的苗株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缠绕了整个防护窗,爆出许多花朵;随意种下的两株辣椒和西红柿,现在竟然长出了辣椒和小西红柿来,空气中还洋溢着西红柿的独特气味;从垃圾桶旁边捡回来的废弃的酸菜坛子,稍作修改,栽进两棵睡莲,两天后它们的叶子已经蜷缩着露出了水面,还羞涩地打着粉色花骨朵儿;阳台一角被我长期忽略的蓝莲花,却是陪伴我最长久的,如今依然生机勃勃;枝叶像八爪鱼一样肆意舒展开来,开着蔚蓝色的唯美花朵,像天空一样纯净……

但我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养花人。月季是最难伺候的,可我最偏爱的就是月季。它们有着各自浪漫的名字:铃之妖精、蓝色阴雨、爱莎、果汁阳台、珊瑚果冻……前阵子它们集体犯了“白粉病”,我赶紧给换了新鲜的营养土,施了肥,喷了杀虫药。又听人

为了替她治病,家里欠了一屁股债,她和我父亲不得不中途辍学。十七岁时,姑妈嫁了一个同样家里穷得叮当响的人。不曾想生下女儿后,重男轻女的婆家对她更加嫌弃……离婚后的姑妈经人做媒,嫁给了现在的姑父。这个姑父是个孤儿,年轻时性格脾气都不太好,还游手好闲。再加上穷,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全靠给大队守山,赚点工分。婚后一段时间里,姑父照样吊儿郎当。我姑妈不知流过多少泪。直到他们的儿子出生,姑父才完全变了个人,后成长为技术工人。

第二天下午,姑妈汗流浹背地背了满满一背篓水泡李来到我家。将水泡李分成八份,分送给院子里的人。她说今年气候好,水泡李丰产了,姑父怕大家难为情,特意要她过来送的。还说如果有人想种水泡李,尽管到他们家去挖种苗……多年后我才得知,姑妈家的水泡李平时除了送给我家外,都摘了卖钱贴补家用。即便是我表哥和表妹们,也只能吃树上掉下来的或卖剩的。

令我们心痛万分的是,水泡李结果还没有几年,我的父亲就病故了。第二年,我的姑妈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曾不止一次向我说过,她一直有病,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姑父讲,也没有去医治。我父亲英年早逝后,她整天都处于极度悲恸中,以致引发旧病,无法治愈。

此后,随着老家的人陆陆续续外出务工经商求学等,我移植的水泡李树渐渐淡出大家视线。没几年,就湮没在萋萋芳草中,或苟延残喘,或化为朽木。

这天,透过荆棘和杂草等,我分明又看到了姑妈等人的身影。一股热泪,奔涌而出。

樟树垅茶座

养花随笔

说不能用家里的自来水,于是我去外面提来河水,专门用来浇灌它们。经过我手忙脚乱一番折腾,还是有四盆阵亡了,只剩下两盆苟延残喘着。看着它们垂死的模样,我心如刀绞,一咬牙把其中一棵拔了出来,开车送到老妈家里,栽在屋后土里,任由它自生自灭。最后剩一棵月季“爱莎”,就只剩个光秃秃的枝干了。我觉得我不能再圈养它了,爱它就應該还给它自由!于是我把它也连根拔起,在小区里觅一处安静宽敞的地方,栽了下去。或许,这才是它最好的归宿。去年我也送走了几棵孱弱的月季,随意地种在孩子爷爷的花圃里,就再没去打理它们。今年五月,它们竟然长势喜人,花开一簇簇,密密匝匝,十分艳丽。原来娇弱的它们,只需拥抱大自然的土壤、阳光、雨露而已。

尽管极少长伴长依,花儿一茬接一茬更替,费时费力又费钱,可是,一站有一站的美景,一茬有一茬赐予我的惊喜。

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里面郭橐驼的几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不能使树木长得茂盛,只不过是不能够顺着树木发育的规律,让它按照自己的习性去发展罢了。他还批评了如我的一类人:花草既种,早上看看,晚上去摸摸,已经走开了又回头再去瞧瞧;还不到发芽的季节,便用指甲划破外皮查看是活是死,不时摇晃一下看长得是否结实。他还大声警告如我一类的人:“虽曰爱之,实则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想到这里,我脸红耳热,猛然顿悟了。

(熊美霞,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乡村小景

杨运焰 摄